



图：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集体炼功

台湾法会侧记：最让警察放心的团体

(明慧记者刘文新、方慧台北报道)十一月十七日，六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总统府前排出辉煌的法轮图形及“法正天地”四个大字并集体炼功。多年来深知法轮功学员平和、善良的特点，警察单位表示，因为是法轮功团体，才被批准(到总统府前活动)，要是别的团体不一定会被批准。不少执勤警察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自制力，赞叹活动规划得很成功。

此次活动适逢二零一二年台湾法会，韩、日、越南、印尼、丹麦、加拿大、美国等也有学员前来参加。韩国的张淑说：“感到很殊胜、祥和，大家整体齐心，被很强能量场包围。今天在雨中排字，看到学员对修炼的坚定。大家坚守‘真、善、忍’的理念在和平反迫害中走过十三年。”

自九九年七月至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超过十三年，几百万大法

弟子被迫害致死，其中 3620 例已确认姓名的致死案例收集在明慧网上。

嫁至台湾的大陆新娘香香首次参与大型炼功排字活动，她表示，迫害还在大陆持续，这样的场面在大陆目前是无法见到。四年前朋友向香香介绍法轮功，她请回《转法轮》，当晚一口气读完，以前经常感冒，小病不断，炼功后都好了。她说：“法轮功很好，带给人很多的幸福与健康，我们在国内一直都很相信，周围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中的好人。”来台后，她参加了学法轮功的九天班，台湾自由的修炼环境让她感到很幸福。

加拿大学员大卫九八年在中国认识了法轮大法，回加后，大卫也教其他加拿大人学炼。他表示：“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大家应该知道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做的事情，大家对于中国发生的问题要清醒。”

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在长春传出，一九九五年四月传入台湾，目前台湾学员达几十万，涵盖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军警、士农工商、家庭主妇等各阶层，学炼者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受到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与欢迎。◇

大连一对年轻夫妇的苦难经历：九年冤狱 十一年等待

【明慧网】我叫华彩霞，和丈夫余钺结婚已十二年。这十二年间，余钺被中共冤判九年，我被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关押时间近五年。当我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份刚刚结束第二次冤狱之苦时，来接我的人中却没有我的丈夫。从婆婆那得知，他又被中共无辜绑架，听到这一切，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回想这十二年来我们相知，却不能相守，在一起的时间仅有一百五十天。中共不是把他抓进了监狱，就是将我弄进了劳教所，他出了黑窝，我进了黑窝，如今我们都被折磨得半头的白发。历经牢狱、离别等苦难和种种酷刑折磨，不为别的，只因为中共容忍不了我们这样一对信仰“真、善、忍”的年轻人，容忍

不了我们这对只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法轮功教导出来的道德高尚的人。

浪子回头

余钺，一九六八年出生，由于父母经常出差在外，余钺从小由姥姥带大。老人身体不好，没有精力严格管教余钺，致使他养成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整天抽烟喝酒放任自己，还经常酒后驾车、造事，让家里人成天提心吊胆的，屡说不听也不改。没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使他的身体糟糕透顶，父母怎么劝说也没有用，无奈中只好由他去了。

幸运的是在法轮大法洪传那些年，余钺接触到了法轮功，知道法轮功叫人做好人，通过修炼真、善、忍可以得到心灵的净化，从而能达到祛

病健身的效果。炼功后他就一下子把烟酒全部戒掉，身体也健康了，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用善心对待别人，态度温和并且对家里人也非常关心。周围的人都开始喜欢他也愿意跟他交朋友，老人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原来整天混日子，无所事事的人，现在能好好工作，好好的生活，不用家人再担心了，让老人打心里头也有了盼头。

夫妻双遭陷害历经囹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益集团一手策划对法轮功开始血腥镇压，抹黑式的造谣、栽赃，陷害、诬蔑法轮大法，挑起民众的仇恨，为迫害找理由，剥夺大陆(转第二版)

(接第一版) 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合法权力。面对这无理迫害, 法轮功学员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 却遭到绑架。为了争取信仰的合法权利,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真实情况, 法轮功学员开始采取各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世人讲述真相, 让人们不要对法轮大法有误解。

二零零零年八月份我和余钺在流离失所中领了结婚证, 二零零一年六月准备举行结婚仪式, 这时, 我听说身边一个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因为担心她家中四岁的孩子无人照管, 想去看看把孩子领回自己家来, 没想到刚到门口就被在那里蹲坑的警察绑架, 后被劫持到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 昆明街派出所两个警察用电棍电击我的心脏和嘴, 电完后一个朋友看见我当时就哭了, 她说你的嘴都被电的变形了, 他们简直没有一点人性。

在大连教养院, 我被强制关进小号, 小号四周都是铁栏杆。他们将我的两只手用手铐铐住成一条直线, 用布条将我两臂细密的捆绑在铁栏杆上, 又将我的头也用布条绑在铁栏杆上, 再将我的一条腿用力向上搬到与胳膊相平时, 再用布条密密的缠在铁栏杆上, 然后把抹布塞进我的嘴里堵住。警察指使两个刑事犯狠命地搬我另一条腿, 搬起来再放下, 然后再搬, 当时就听到骨头噼啪噼啪响, 象要把整个人劈开似的。此后, 我的四肢好长时间都不会动。我曾被十五天强制连续劳动到半夜两点, 那时只觉得刚躺下五点三十的起床铃声就响了, 长时间的睡眠不足, 使我面色苍白, 两腿发软。

余钺始终坚持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二零零一年十月, 余钺被中共不法人员绑架, 随后被罗织罪名冤判九年, 投入大连瓦房店监狱迫害。

没有想到一心向往的家庭生活, 我们夫妻二人只能在铁窗中对月孤望, 互相担忧着对方是否能活着出来,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失去了道德底线。

余钺在大连瓦房店监狱饱经酷

刑折磨, 曾被关在小号里“严管”迫害近三个月, 受尽酷刑凌辱; 还曾被长时间用手铐吊铐在铁窗上并用打火机烧手指等。有一次, 他被警察扇耳光长达四十分钟导致两脸颊处口腔溃烂一个月不能进食, 肋骨曾被打断两根, 腰部被打伤, 胸腔呼吸疼痛、困难, 饮食难以下咽, 身体被迫害得极度虚弱。

二零一零年余钺被释放回家, 我们夫妻终于得以团聚, 至此我心中有依靠有了港湾, 我一个弱女人终于可以歇靠一下, 在这个好人处处充满危险的社会里, 给了我许多安慰。我们正准备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 可是乌云总不散去, 我们在一起仅仅相守了一百五十天。

二零一一年二月, 我的工作单位大连弘光公司, 因为我修炼法轮功, 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强行与我解除劳动合同, 并无理扣押我的工资。在多次与该公司领导商谈无果的情况下, 无奈我求助于劳动仲裁部门维护自己的权益。大连弘光公司领导找人勾结西岗区公安分局、民乐派出所构陷以阻止我。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 我被绑架至姚家看守所, 五月四日又被劫持到抚顺罗台山洗脑班强制洗脑, 最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二零一二年九月份我冤狱期满重获自由, 余钺却在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再一次被绑架, 至今被非法关在姚家看守所。

惨遭家破人亡

当余钺第一次被迫害时, 他的父亲正卧病在床, 一听到儿子被抓心痛地落泪说: 我不知能不能再见到儿子一面了。就象老人说的那样, 他临终前瞪大深陷的双眼, 最终也没能再见到心爱的儿子一面, 带着永远的遗憾悄然而去。

当余钺的爷爷奶奶听到儿子去世的消息, 冒着刺骨寒风赶来见儿子最后一面, 却发现没有见到孙子送葬。家人再也隐瞒不下去说了实情, 老人听后老泪纵横, 恸声悲呼: “让我替他们去了吧!” 凄惨的声音令在场之人无不动容落泪。二位老人经不住如此打击, 回到家中相继病倒离世。之前余钺为了躲避抓捕被迫流离失所时, 姥姥去世 (转第三版)

为何会“啥也不信”

人出生后, 啥都会信, 这大概就是孩子跟啥人学啥样的原因之一吧。

在外国, 很少遇到啥也不信的人, 而中国大陆却比比皆是, 为什么? 当人被骗怕了, 才会啥也不信。

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 但是许多国家的社会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中华传统观念中, 道家讲“真”, 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 儒家重“信”, 孔子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反观中共历史, 骗爱国青年奔延安, 骗志愿军奔朝鲜, 骗知识份子说真话……结果这些人却被杀戮; 今天工人失业, 农民失地。中共的历史就是谎言史。暴力和欺骗, 造就了今天“啥也不信”的社会风气。◇



图: 压不倒的稻子。当年中共媒体为渲染亩产万斤, 连篇刊登如此“新闻”, 小孩站在稠密的稻子上面, 稻子不倒。随后, 中共的大跃进运动登场, 导致的大饥荒使数以千万计的百姓饿死。



图: 烧不坏的塑料雪碧瓶。2001年1月, 中共为煽动民众仇恨, 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假案, 栽赃法轮功。在央视的录像中, 王进东浑身烧黑, 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竟完好无损; 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 直到王对着镜头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 才把灭火毯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IED)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接第二版）也只能在殡仪馆匆匆见上最后一面。

一年多的时间家中先后走了四位老人，当时我和余钺又身陷冤狱，家中只剩下婆婆孤身一人，婆婆的悲苦可想而知。老母亲如厄运灌顶，精神崩溃，儿、媳都是善良、本份的人，却因信仰真、善、忍屡遭中共当局绑架、劳教、判刑，遭受凌辱与酷刑折磨。老人联想到自己父母文革期间无端的被批被斗，自己为“黑五类”，一生吃尽苦头，碎裂了的心无人诉说，常常一个人把头蒙在被里放声痛哭。那时候她说她的心都疼得麻木了，用手掐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感觉疼痛了。

这一次当我再回到家中，看到的是被砸烂了的防盗门，到处是厚厚的一层灰尘，家中两个多月没有开火做饭了，婆婆说她已不知道饿了。

婆媳相依为命，屡遭探视受阻

二零零四年，我从教养院回来后，和婆婆一起撑起这个家，那时的生活只靠老人退休的千余元维持，还要给被非法关押在瓦房店监狱的余钺邮寄费用。余钺在监狱九年期间，我在大连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三年，六

年孤身与婆婆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痛苦是难以想象的。每逢节假日回到农村娘家，其他姊妹、兄弟都夫妻双双回家，高高兴兴，只有我孤身一人，我只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此时我会想起在狱中正在受难的丈夫，不知他能否吃饱，是否安康，我抑制不住的泪水潸然而下。善良的父母亲始终鼓励安慰我，说余钺是个好孩子，他不是干坏事被抓，要一定耐心等他回来。

婆媳俩苦熬着漫长的岁月，每天都在担心着狱中的余钺。每次到探望的日子，不管多艰难，天气多恶劣，我和婆婆都坚持去探望，有一次大雪封路，汽车不通，火车因为人太多也不卖票了，当车进站后，人们一拥而上，检票人一看人太多，立刻又把门关上，大家都从车窗上往里爬，我和婆婆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也爬上了车，我们珍惜每次能够见面的时间。因为见了这次，下一次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从里面出来的人告诉我们余钺在里面被迫害得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

二零零五年四月去会见余钺时，看到他脸上有肿块及瘀青，问他脸怎

么了，得知是狱警唆使在押犯人杜刚打的，当说到肋骨都被打断了时，监听谈话的狱警吕传贵就大喊，不要讲了。事后吕传贵也向家属保证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然而事隔一周，家人实在放心不下，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又来看余钺，令我们震惊地发现，余钺旧伤未好，又添新伤，他的脸上，脖子上伤痕累累。这一次我们再没敢问，流着眼泪离开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余钺被转入锦州南山监狱非法关押。二零零八年四月开始监狱强行剥夺家属探视权。我和婆婆每次长途跋涉去探望余钺都遭到狱方无理拒绝，他们让到所在地派出所开不修炼法轮功的介绍信，说余钺不转化不让家属接见，每次都只好无奈含泪返回，我和婆婆更加担心他在里面的处境。

直到二零一零年十月，冤狱期满。可在出来的当日，大连“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还派人到监狱图谋再次绑架余钺，最后在家人及围观百姓的一番斥责中才没有得逞。

余钺回来后，（转第四版）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在媒体上播放形形色色的抹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这些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呢？以下仅举几例，读者自会明辨。

离婚判决书曝真相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锨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

“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

这个案例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

二百元“采访费”的背后

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刚，家住双桥

假新闻出笼记



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之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

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剖腹找法轮”闹剧出笼记

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安部，为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

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2012年12月，已有超过1亿2868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接第三版)身体极度虚弱不能干一点体力活,不能工作养家。已年过古稀的婆婆心疼儿子九年冤狱所遭受的痛苦,只要人能好好活着就心满意足了,虽然仍靠她那点退休金来维持生活,但全家人终于团聚了。

再陷冤狱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上午,大连秀月街派出所四名便衣在没说明身份、不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绑架了刚在大连优豪特酒店工作不久的余钺,并将其借钱买的私家车也一并抢走,余钺本职工作就是司机,然而警察却声称其私家车属于作案工具,拒绝归还。

随后,警察到我们家野蛮抄家。本来警察预谋动用消防车从窗子闯入,但我们家楼前场地狭小消防车开不进去,警察们就动用其它工具砸坏了家中的防盗门。警察闯入室内后开始翻箱倒柜,此时正赶上余钺的弟弟余刚回家来探望母亲,见此情形,余刚与警察们发生激烈争执,余刚质问其身份,一警察掏出证件在余刚面前晃了一下便收起,没有看清其警号及姓名。警察们拿出手铐威胁余刚将其限制在房间的一个角落,趁机抢走法轮大法书籍、手提电脑、爬上楼顶强行拆除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余钺已逝父亲留下的珍贵纪念品等诸多私人物品。

十二年的婚姻,十一年的等待,丈夫九年的冤狱,我又两次被劳教,一百五十天的相守,连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都成了奢望。如今回到家中,徒壁四空,一片狼藉,又剩下我和婆婆二人过着煎熬难忍的日子。我们深知自己的亲人是好人,毫无罪错,就反复多次到派出所、公安分局、中山区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四处求告申冤,但处处遭到推诿搪塞。在无奈的情况下,家里聘请了正义律师,要用法律手段维护亲人和自身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经正义律师的再三争取,现余钺的案卷由检察院已退回到秀月派出所,由于余钺的身体状况,我们提出取保候审,现正在等待中。然而在十一月六日,他们却再次把案卷送到了检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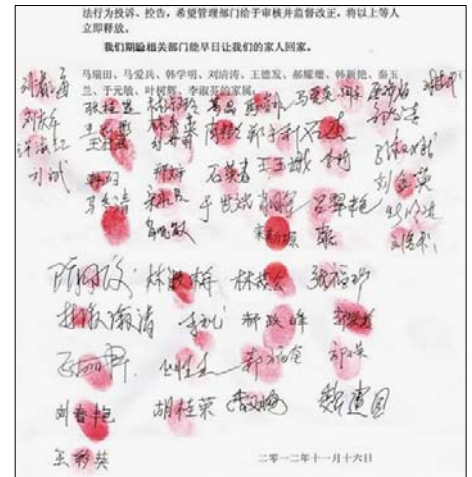
大连法轮功学员家属联名控告迫害者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大连市被绑架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家属,日前以按手印的方式联名控告参与迫害的恶警、恶人,要求当局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无条件释放自己的亲人。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大连地区发生了约七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事件,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酷刑折磨、非法劳教、批捕。警察疯狂抄家,抢走大量现金、银行卡、电脑、书籍等私人贵重物品。警察不说明身份、不出示证件、抢走物品没有清单、将人绑走后不通知家属。

家属已联名控告涉案单位及人员,指出自己的亲人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工作兢兢业业,是守法公民,对社会不但没有半点危害,恰恰是社会道德提升的典范。相关单位应立即释放这些法轮功学员。家属们聘请了北京律师司法介入,为亲人伸张正义。

其中,法轮功学员王建十一月二十一日遭大连沙河口法院非法开庭。王建的律师义正词严地指出:修炼法轮功无罪。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刑法三百条及两高的司法



解释从头至尾没有提到“法轮功”。法轮功信仰者从未危害过社会。此案是典型的以权代法、以言代法。

家属在控告书中要求,依法追究大连市公安局金州新区公安分局及五个派出所和开发区检察院的涉案人员的非法拘禁、抄家及入室抢劫行为;并指出,开发区检察院明知法轮功学员无罪,却对他们非法起诉,已构成徇私枉法罪的共犯。

控告书劝告违法者,警察法和公务员法都明确规定,警察和公务员都要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执行违法的命令总有一天要承担责任。◇

结束语

我希望我的家庭悲剧不会再在其他的家庭重演,我也希望能用我们善良的言行,阻挡那些无知的行恶,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仅仅在大连市,参与迫害的不法人员频频遭报的事情就屡见不鲜:原瓦房店“六一零”主任孙敏患膀胱癌,大连市中级法院刑庭副庭长刘晓明患败血症死亡,大连金州法院院长陈洪涛患心肌梗塞,大连甘井子区检察官、法官多人患绝症,大连南关岭监狱十多名狱警体检患癌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诬蔑法轮功患结肠癌死亡……(更多事例可查阅海外明慧网),这些发生在眼前的悲剧足以让那些仍在参与迫害的人警醒。

此外,人间的正义法律也是不会无视此种暴行的存在。二零零九年,西班牙法庭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

裁决,决定以群众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二零一二年,一百零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合致信美国国务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今年九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联合国二十一届人权大会上被曝光,全人类不能容忍与这种残暴共存,如今更是已有一亿三千万勇士退出了中共邪恶组织。

愿王立军、薄熙来的下场能使人认清中共卸磨杀驴的把戏。人最珍贵的就是生命。别把生命献给中共,让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和你的亲人吧。

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不要再迫害这些传给你福音的神的使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有一个未来吧!